

玄覽堂叢書三集

第八冊

京覽分門卷三

今史

崇禎二年
秋季

卷之三



七月初一日

浙江道監察御史譚汝偉一本為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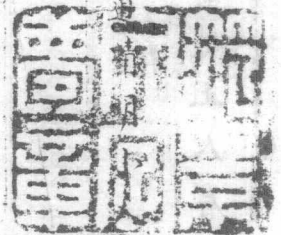
勿用敬循戒掌仰祈

聖鑒以保

盛治事戒嘗讀史而竊嘆熙豐之小人不出則絕
述之說不起而元祐之君子不至竄逐而醵村甚
哉甚小人之害治而有

國者之不可不慎也恭惟我

皇上



天生圣人明同

日月威若震

寔去元凶除大憝一時

朝端之上中正盈

是辟邪屏跡誠廳謂千載

明良之會也不虞犹有伏莽之奸暗通線索為冷灰
之依然如高捷吏莖其人者也

此二人者居官之貪声穢狀久著物議戒不伏以
汚白簡狂計叨列御史之召幸值

圣明之

主宜洗滌肺腸出一段大議論與一時之正人君

予共維世道共擊群奸以佐

太平綦隆之理諱不予臣道無勵哉无如其是非
之良心漸滅殆尽耶正之間頭体認不明夫楊所
修賈維春等何如人哉春秋之所謂亂臣也而乃
目之曰忠臣曰義士力旋閭官之直言何異入室
之戈深詆大臣之正諫實為大路之犬自使諸奸
非在

圣上紅本之處分二人之歟尤不知其何如者
耶即與想其心一奸臣之心也賊即與定其品一

奸臣之品也更何異者要典之書羅織忠良又致
无辜一謗書也哉

皇上 抹群臣之言而人之真狀舉也彼則独若有
恨于其以焚之者為毀網堂以哭之者為流涕忠
言何其為顛為悖一至其有一有胸无必之人使
其清夜思之当有一種真念發現不勝其惶愧歎
死无所容于

天地之間奈何其清訟之田例也乾念之愈肆也
迎者道路之日噴有煩言或謂其輦金

長安或謂其潛住

京師或謂其昏夜乞哀而司銓且為之

啓事朕聞之不勝駭不勝恨夫朕何以惧盖小文
者奸足惑衆必足方非巧能移

人主之視听力能削

天下之是非一旦事权在手詎肯與君子同其心
哉胆當必另立一意見另持一議論另做一番作
用朕恐今日整頓之

乾坤廓清之

宇宙伏櫬乱于此輩之手不可為之寒心哉哉每
有慮焉從未小人君子心如冰炭之不相入而小
人之極君子極刑陷君子極巧夫且假其陵之誤
而開虎網之村也夫且借牛李之題而兆白馬之
慘也夫且播雉之名而為一網打尽之計也將見
国无君子

朝多障位而歎

天下治平无事者未之前聞也此哉杞人之憂而
我在能却安敢緘默而怨此伏乞

皇上自為

社稷計

勅下該部將高捷史臺輩勿伏啓事則群枉之門
塞而

國家清平之治將如一日矣臣曷勝惶悚激切祈
懇待

命之至奉

全旨

七月初七日

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延儒重

奏為微臣仰冀

盛典下啓疑情並決計求歸恩

恩允故事並日見御史李長春等一疏並為微臣

全對一節不勝其浩之戾而憂之深也該臣于蒙

召之次日即具

疏恭謝

疏中雖不敢序述一一

奏對文語而大意甚明長春等草

疏之時想犹未見臣 疏故不無小疑耳臣謹按

祖宗 朝凡輔臣部臣詞每一有杜

召樹向校烏

全主美談但其人則皆名也其汗漠重望足以裨

國事而服人心决不似臣之备查愚陋而足比數者

亦决不似臣之正求潔白無所建明者然資治道

記新載部臣劉大夏右

孝宗時知無不言每

居至 便殿議事雖左右責迫凡勳輔相有不與聞
大吏亦不以告人而寃寃以爲外人忌疑后未不
免構陷甚矣

隆典之不容易宿有知典者今籌劣如臣黔茂將甚
以飲餼驚眩之羽羽而誤被

春溫日麗之

承恩事既覺其不倫史亦主于福過即不必人言及
心已爲之惴惴焉旬日以來感 就愈得寢食俱
廢惟求

皇上立

賜罷歸庶臣之愚敢安而外之物情更慙矣台臣
又以監生胡煥猷

疏為臣生平之巧夫臣子煥猷曾無一面絕無交
往長安豈不共知忽從邸報見在

疏語漫及臣名臣正其心異之乃台臣謂非无故
无同為臣愛累臣實毛不任受无可累也摠之臣
最不才无益于世在不諒臣者既有矣之心則
至愛臣亦必无由之術頃得一冊以付是非

于局外以質定論于他輩臣欣然有余榮為臣久
欲具

疏恐涉于巫叅曷敢靜俟頃旬而有后

請臣實撰之自有去就之疑非正雖人言起見也伏

惟

全明昭察焉奉

圣旨居對旧典有何疑情自遵旨安心供職不必再

陳談部知道

